

XIAOXI
CONGKAN

小戏 丛刊

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分	美	编	号
登记号			

15.1

15.1

读者注意

1. 爱读公共图书切勿任意卷折和涂写，损坏或遗失照章赔偿。
2. 请在借书期限内归还以便他人阅读请予合作。

上海书店

本社编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册

定价：0.2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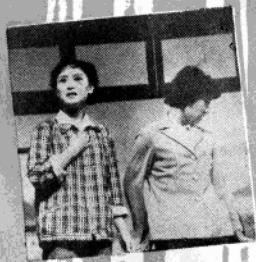


上左图：复旦大学
演出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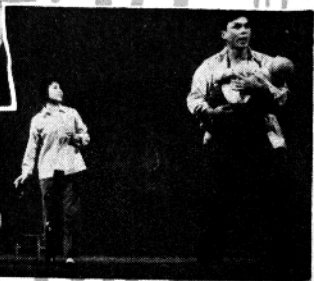


上右图：上海市青年宫话剧学习班演出话剧《妈妈》

左图：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业余话剧队演出话剧《警察的职责》



上图：上海市农场
管理局文艺学习班演出
话剧《她会不会象她》



下左图：江苏省江都县扬剧团
演出扬剧《巧办胡公子》

右图：上海市松江县
演出队演出沪剧《摇篮曲》



小戏丛刊

第 二 期
目 录



剧 本

初相会 (小喜剧).....	王云根 潘文德 2
巧 姑 (小戏曲).....	洪筱阳 8
巧办胡公子 (新编历史小戏).....	苏位东 16

学 习 欣 赏

《巧办胡公子》读后的话	蒋星煜 23
一具焦尾琴的用心.....	曲信先 24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华 培 24

戏 曲 知 识

浅谈戏曲唱词的写作过程	顾乐真 27
传统戏曲的戏剧结构	徐扶明 30

演 员 谈 艺

《阿必大》演员谈表演.....	丁是娥 石筱英 沈仁伟 许帼华 33
-----------------	--------------------

创 作 杂 谈

有心方能识真金	张 敏 36
---------------	--------

小 戏 选 刊

煤的代价.....(英)哈罗德·布利好斯 沈师光译 荣广润批注 38



初相会

(小喜剧)

王云根 潘文德

笑今晚要做月老介绍人!

哈哈! (圆场到卫生院门口, 推门) 噢? 时间七点还不到, 两扇大门已关牢! (喊) 郭玲! 郭玲!

(郭玲从内室匆匆出。

郭玲 (紧张地) 谁?

李医生 郭玲, 是我呀!

郭玲 噢, 李医生回来了。

李医生 (旁白) 今朝回来, 要给你做介绍呢! 嘿嘿嘿!

(郭玲匆忙搬开堵门的家具。

李医生 (入内, 见状, 疑惑) 噢?! 郭玲, 你这是做啥呀?

(唱) 外面看, 两扇大门关得紧,

里面看, 椅子、扫帚一齐顶,

可知道, 夜幕刚落月色好,

社员们, 就医还会登上门。

郭玲 李医生!

(唱) 休道我郭玲不知情,

今日里, 提早关门有原因,

你看这, 心电图机刚运到——

李医生 (惊喜地) 啊! 这么快就运来了! 往后给群众查病, 可方便啦!

郭玲 李医生, 心电图机到山村, 政治意义很深远, 我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 听说这个公社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

(接唱) 要警惕, 时时处处有斗争!

李医生 (笑) 郭玲, 这公社的情况, 我一清二楚! 前几年, 把这里的情况说得骇人听闻, 那是人

人物 郭玲——女, 29岁, 公社卫生院医生。

杨峰——男, 31岁, 县钢铁厂技术员。

李医生——女, 45岁, 公社卫生院医生。

(中秋夜。

(某山区公社卫生院内。

(幕启: 门诊室一角。内有办公桌椅一套, 简易病床一张; 桌上摆一架电话机, 床旁设一台心电图机。

(蓝天如洗, 明月当空。

(李医生从山道上。

李医生 (唱) 披星戴月急步行,

山道上走来我李医生。

今日里, 出诊归来步轻快,

转眼间, 穿过三里紫竹林。

一路走来只想笑,

为制造的呀!

郭 玲 不管怎么说,警惕性还是高一点好!

李医生 郭玲,警惕性当然不能放松,但也不必草木皆兵啊!

郭 玲 我可这样认为!

李医生 这,(转而一想)呀!(旁白)我介绍还没有开始做,就同她打起仗来啦,这怎么行呢!(忙换话题)喂,郭玲,你脑子里难道只考虑这些,别的不考虑吗?

郭 玲 别的?别的考虑什么?

李医生 比如说,……你今年几岁啦?

郭 玲 二十九。

李医生 (故作惊奇)呀!再过一年,你就要三十岁了?!

郭 玲 (沉吟地)我……

李医生 你长得这么漂亮,又上过大学,怎么还单身孤影呀?

郭 玲 前些年,交过朋友……

李医生 哦,原来你已经谈过恋爱啦!嘿!

(唱)可笑数我李医生,

自以为是为错看人,

见你与孤灯常作伴,

只道是没有女儿心!

郭 玲 李医生!

(唱)非是我没有女儿心,

只因难遇知音人。

曾记得,有个朋友叫李明,

谈吐潇洒令人敬,

我爱他工人阶级名声好,

谁知道谈论政治他听不进!

还记得有个同学名晓林,

常对我山水画送不停,

为只为资产阶级意识浓,

我对他直言批评断了情。

李医生 郭玲哪!

(唱)休怪我信口难难听,

要求不可太过份!

眼下你年龄近三十,

终身事应当作大事来想!

郭 玲 (唱)郭玲我怎会不思付,

怎奈是身在冷山……

李医生 怎么样?

郭 玲 (接唱)无人问。

李医生 怎会无人问?!

郭 玲 (心有所动)他……他在哪……

李医生 他的名字叫杨峥,在县钢铁厂里当技术员。

郭 玲 县钢铁厂?

李医生 是呀,就是东山垅里的那个厂。

郭 玲 听说这钢铁厂,阶级斗争很复杂,乱得很!

李医生 那是过去呀!是“四害”横行造成的!现在厂大治、人大干,情况完全不同啦!喂,郭玲,杨峥这小子,我看不错!我见过他几次,人品端正,聪敏能干,还是个全厂闻名的技术革新的能手哩!

郭 玲 他今年……

李医生 噢,他今年三十一岁,论年纪,我看你们也蛮合适!

郭 玲 这……,李医生,我想问一句!

李医生 问一句,问十句、百句也行啊!事关终身,你尽管问来!

郭 玲 李医生!

(唱)虽说是真金亦会夹在黄铜中,

却不会年长日久无人识真金,

那杨峥年岁已度三十一,

不知道身单影孤是何因?

李医生 这……

郭 玲 莫非他成份有问题?

李医生 听说他爸爸妈妈都是工人。

郭 玲 那他的爷爷呢?

李医生 ……

郭 玲 他的外公外婆、社会关系呢?

李医生 哎呀呀!

(唱)这真是艳阳六月北风紧,

不由我话海言海顿结冰。

郭 玲 李医生,如果他真象你说的那样,没别的……,我、我就……

李医生 就什么?……就喜欢?

(郭玲默认。

李医生 好！郭铃，你提出的问题，我马上可以去搞清。你知道托咐我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钢铁厂的书记老周呀！他说杨峥这几天日夜搞革新，正被逼着在家休息。这样吧，如果没啥问题，我索性把杨峥叫来，你们今晚就见面吧！（欲出门）

郭铃 （喊）李医生！

李医生 怎么？

郭铃 这么多路，天又晚了，明天去吧！

李医生 （乐呵呵地）我想为你们青年人做件好事，这桩事不办好，你叫我晚上怎么睡得着呢？

郭铃 那，那你一路上可要提高警惕！

李医生 你呀，真是念念不忘哪！（匆匆下）

郭铃 （送至门口，转回，感叹地）嗨！这李医生，我刚调来工作的时候，还以为她有问题呢！想不到是个热心人！……哎，那杨峥，那杨峥是个怎样的人呢？政治上可靠吗……？等歌他来了，谈些啥？怎么谈呢？（思忖着进内室）

（杨峥上。）

杨峥 〈唱〉离别钢厂漫山灯，
迎来公社遍野星，
杨峥我，大干之际指头伤，
忙里求医步匆匆。

这就是公社卫生院了吧。（敲门）同志，同志！（郭铃从内室出。）

郭铃 谁呀？

杨峥 现在还看病吗？

郭铃 看病？病当然看！你真的是看病吗？

杨峥 看病，那还会假！

郭铃 （小心地开门，审视后）进来吧。

杨峥 （进屋）嘿嘿！打扰你们啦！

郭铃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谈得上打扰不打扰吗？！坐吧！

杨峥 好好。（解绑在手指上的纱布）

郭铃 手指受伤啦？

杨峥 嗯。

郭铃 是怎么弄伤的？

杨峥 这……噢，是不小心……

郭铃 小心还会受伤吗？！我问你是柴刀砍伤的，还

是石头压伤的？

杨峥 是、是……

郭铃 说了半天你还没说清！（拿双氧水给消毒）嘿哟！伤得这样厉害！指甲全翻起了，你怎么哼也不哼一声？

杨峥 不痛。

郭铃 你是啥大队的？……我好像没有见过你。

杨峥 我……我是……

郭铃 （感到奇怪，打量，盯住了他工作服上的厂名）你是县钢铁厂的？

杨峥 嗯，是。

郭铃 〈旁白〉这人好奇怪哪！为什么厂医务室不去，喜欢跑这么多路到这里来？（取来药膏、纱布给包扎）

杨峥 （见包好，欲走）同志，谢谢你啦！药费多少？

郭铃 你急什么！还得打针呢！（取针筒给打针）你们厂里不是也有医务室吗？

杨峥 噢，有、有。

郭铃 那你怎么不在厂医务室里看呢？

杨峥 这……

（旁唱）这医生背着山锄爱创根，
哪知我三言两语说不清。

郭铃 〈旁唱〉这病客欲言无语独沉吟，
我倒要察言观色暗留心。

杨峥 〈旁唱〉自古以来有问有答合人情，
我岂能装聋作哑不出声。

噢，同志，是这样，医生不在，下车间去啦！

郭铃 哦。（旁白）到车间去找医生，总比到这里来要近得多！（一想）哎，同志，你流血过多，给你配上两瓶补血药，好吗？

杨峥 不，同志，我不需要。

郭铃 不需要？！我们还不轻易配给呢！（装着开处方单）你叫啥名字？

杨峥 我叫……单、单名杨……

郭铃 谭明杨？言字旁，西早谭吗？

杨峥 嗯……（顺水推舟）是。

郭铃 〈探询地〉你们厂里有一个人，你认识吗？

杨峥 叫啥名字？

郭铃 ……杨峥！

杨峥 我……（忙住口）

郭 玲 你不知道？
 杨 峰 噢，知是知道的。
 郭 玲 他的为人怎么样？
 杨 峰 跟一般人的为人是一样的。（见她不满意）真的，没什么两样。
 郭 玲 他有什么事迹，你能说说吗？
 杨 峰 事迹？普普通通的，能算事迹？！
 郭 玲 （旁白）李医生说，那杨峰是钢铁厂全厂闻名的技术革新能手，这人为什么说起杨峰，说不清呢？
 杨 峰 （催促地）哎！同志呀，快收下药费，给我药！我该走了！
 郭 玲 （急中生智地）刚才打的是试验针，你还不能走呀！
 杨 峰 那，快给我打正式针吧！
 郭 玲 再等五分钟。
 杨 峰 （着急地）还要等？那，我针不要打了！
 郭 玲 这可不行！这是在医院里，你是病人，病人得听医生的话！
 杨 峰 这……咳呀！
 （旁唱）想不到进得门来难出门，
 真叫人坐不安来立不宁！
 郭 玲 （旁唱）他那里踱来踱去心不定，
 我这里想前想后涌疑云，
 且待我再顺脉络探一探——
 杨 峰 （又催）同志，五分钟到了吧！
 郭 玲 别急！我抓紧时间，给你开发票吧！（打开抽斗，有意拖延时间地）哎呀！发票簿不在，被李医生锁起来啦！
 杨 峰 这没关系，没关系！你还是快收下钞票，给我打针吧！
 郭 玲 你明天来拿吧，好不好？
 杨 峰 你不给也不要紧，反正我没有用处！
 郭 玲 那……那我给你开病假条吧！象你这伤，开……开三天病假吧！
 杨 峰 不，我不！
 郭 玲 怎么？不够吗？
 杨 峰 不，我不要！
 郭 玲 不要？（诧异了）啊！
 （接唱）眼前真是个奇怪人！

杨 峰 同志……
 郭 玲 哎，同志，那么这样吧，我打个电话，叫你们厂里照顾你多做几天轻便工作吧！（欲打电话，拿起耳机）
 杨 峰 （慌忙按住）哎，不要打，不要打！
 郭 玲 不要打？！
 杨 峰 是是。不用打，不用打！如果要休息，我自己去说说就行了。
 郭 玲 那，也好。（疑惑重重）
 （旁唱）山村夜半人寂静，
 突然响起叩门声，
 治病求医该相迎，
 陌路怪客有疑问。
 只见他伤势严重鲜血淋，
 问病因他支支吾吾说不清；
 钢铁厂本有设备齐全医务室，
 却为何舍近求远来登门？
 看病不要发票和假条，
 我打电话他心慌又吃惊！
 层层疑云难排解，
 难道说，……难道说他是行凶逃跑人？！
 （被自己的假设怔住了，半晌）郭玲呀郭玲，
 （接唱）千万莫要书生气，
 见机行事要稳住神。
 杨 峰 哎呀！同志喂！你还是快收下药费，给我打针吧！
 郭 玲 嗯，好吧！（旁白）我不能让他溜走！（盯着杨峰的脸，心生一计）啊呀！
 杨 峰 什么？
 郭 玲 你的脸色怎么发白啦！
 杨 峰 真的吗？（不由自主地摸脸）
 郭 玲 真的！快快快！你快坐下！（取来体温计）来，先量量体温！
 杨 峰 不不不！不要紧！不要紧！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我得赶紧上班去哪！
 郭 玲 上班固然要紧，可是，你在半路上昏倒了怎么办？！
 杨 峰 昏倒？有这么严重吗？
 郭 玲 咳呀！
 （唱）你脸色苍白吓坏人，

看来病情很不轻，
若是抢救不及时，
贻误时间有险情！

杨 峰 啊！

郭 玲 快！快坐下吧！

（杨峰不得已地坐下，口里被插入了体温计。

郭 玲 （旁唱）心里怕鬼鬼偏来临，

这是个坏人已无疑问，

眼下如何对付他——

跑到公社里去报告？不行，他会逃走的！打电话？也不行！他会让我打吗？！那么，我叫喊起来？哎！要是他跟我打起来，我打不过他呀！哎呀！李医生怎么还不回来呢？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焦急地踱步，踱到心电图机跟前）啊！有了！办法有啦！

（接唱）设一条心电图计将他擒！

（郭玲从杨峰口里拔出体温计。

杨 峰 同志，不要紧吧？

郭 玲 （故作惊慌）啊！

杨 峰 怎么样？

郭 玲 快！快到病床上躺下，马上检查！

（杨峰迟疑。

郭 玲 （把他推到病床边）你需要马上做心电图！

杨 峰 做心电图？！

郭 玲 你做过吗？

杨 峰 没做过，我又没有心脏病。

郭 玲 不一定是心脏病。你现在是面色苍白，体温下降！你今朝一定受过惊慌！

杨 峰 同志，只是我还想去工作，你能不能给我检查得快一点，治得……

郭 玲 那你快上床吧！

（杨峰上床，郭玲拿一团纱布，偷偷地将杨峰的四肢分别绑在床脚上。

郭 玲 别动，我这是准备工作刚刚做好。（旁白）我现在在怎么办？到公社里报告去！（欲出门）

杨 峰 哎，同志！

郭 玲 （止步）什么？

杨 峰 我的病怎么样？

郭 玲 不要紧的，你放心吧！（又欲下）

杨 峰 （一动，发现自己被绑）哎！这是怎么回事？（欲挣）

郭 玲 （慌忙横起一把扫帚）不许动！

杨 峰 你、你这是做啥？你怎么把我绑起来啦？放开我，快放开我呀！

郭 玲 不许叫！告诉你——

（唱）乱说乱动最愚蠢，

老老实实才是真，

可知道天罗地网已布下，

你纵会飞檐走壁也难遁！

杨 峰 哎呀！你你你、你怎能这样对待一个同志？！我还要去工作，我只有那么一点时间，你这么一搞，叫我怎么办呢？！放开我，放开我呀！

郭 玲 （又拿来一团纱布，塞住杨峰的口）对不起，我只好采取革命行动啦！（匆匆出门）

（李医生上。

郭 玲 李医生，你回来啦！好极了！

李医生 （兴冲冲地）好极了，好极了！郭玲啊，一切都好极了！

郭 玲 （着急地）李医生，我……

李医生 （滔滔不绝地）嗨，一切都弄明白啦，一点问题也没有！杨峰他一心扑在技术革新上，找对象的事情，没有时间办呀！

郭 玲 李医生，你听我说……

李医生 我还没说完呢！刚才我找不到他，老周说，叫他明天一定来一趟！

郭 玲 李医生：……

李医生 喏，我拿了他的一张照片来，你先从照片上看看他吧！

郭 玲 （无奈，急促地）李医生，我抓了一个坏人！

李医生 （一愣）你说什么？抓了一个坏人？！

郭 玲 李医生，我说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你还不同意，你看，今天我就抓了一个！

李医生 人在哪里？

郭 玲 我已经把他绑起来了！喏，在门诊室。

（李医生忙进屋，郭玲跟入。

李医生 （到床前一看，大惊）啊！（急忙把郭玲拉向一边）这、这是怎么回事？

郭 玲 你认识他？

李医生 你看看照片看！

郭 玲 (一看,失声)杨峥!他就是杨峥!
李医生 (给杨峥取掉塞口的纱布)杨峥,你,你怎么在这里?

杨 峥 她,她在给我做心电图!
(郭玲给杨峥松绑。)

李医生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杨 峥 你问她吧!

郭 玲 我看你很可能呀!

李医生 (急)啊呀,杨峥!你怎么不解释解释?

杨 峥 我有什么可解释的!

李医生 你这人,哎呀!(对郭玲)你怎么会对他发生怀疑?

郭 玲 他受了伤,为什么厂里不医到厂外医,为什么不要发票病假条?

李医生 这,这是他的自由嘛!好吧,既然你有怀疑,就叫杨峥解释一下!

杨 峥 这……

李医生 啊呀,你说快说嘛!

杨 峥 这有什么可说的!

李医生 (着急地)你你你!你如果不说,今朝我就不许你走!

杨 峥 我……

李医生 快说呀!

杨 峥 说起来,我又喜又急又气呀!

(唱)喜东风传佳音鼓角齐鸣,

创四化绘宏图举国进军;

杨峥我搞革新迎来春天,

顾不得昼与夜一心攀登;

谁知道被书记强令休息,

惦记着新工艺夜不能眠;

几天来苦请战方才批准,

今夜晚下工段喜气盈盈;

只因为邻车间发生事故,

排险情伤指头遭遇不幸;

怕书记知伤情又关禁闭,

因此上不敢找厂内医生;

到这里只指望包伤治疗,

(对郭玲)

哪想到你竟会生此疑心!

李医生 哈哈!

(唱)有道是短尺不能量长城,
骰子难秤摩天岭,
杨峥分明行得正,
郭玲你捕风捉影不应该!

郭 玲 李医生,这是一场误会。

李医生 好好好,是误会就好!

杨 峥 还好?李医生,我该走了。

李医生 哎,慢走!(倒上一杯茶)喏,坐一会,压压惊,等我还要跟你谈件事。(把郭玲拉向一边)就这么一个人,你看怎么样?

郭 玲 我……

李医生 如果中意,就点点头吧!

(郭玲点点头,躲进内室。)

李医生 嘿!(向杨峥)杨峥,你看这姑娘怎么样?老周跟我谈过你的个人问题,你看她……

杨 峥 我……

李医生 如果中意,就点点头吧!

杨 峥 李医生!

(唱)杨峥我,今年年纪三十零,

找个伴侣也有心,

只奈是与她初会便生畏,

怎能够朝夕相处过一生!

李医生 这……

杨 峥 她过去这样,倒可以谅解,可是,粉碎“四人帮”到今天,她还拿着哈哈镜到处照人,不能不使人害怕呀!(跑下)

李医生 (叫)哎!杨峥!杨峥!

(郭玲从内室出。)

郭 玲 李医生……

李医生 他走啦。

郭 玲 他怎么说?

李医生 他说……,他说……

郭 玲 他说什么?

李医生 他说——,他说你拿着“套子”到处套人,使人害怕呀!郭玲,你再这样下去,一辈子完啦!

郭 玲 (喃喃地)我使人害怕,再这样下去,一辈子完啦?完什么?

李医生 (语重心长地)没有同志,没有亲人呀!

郭 玲 (一惊)啊!(跌坐病床上)

(幕急闭。)



巧姑

(小戏曲)

洪筱阳

伪兵甲。

布景 山村野外尼姑庵堂，佛座前，挂有黄色帐幔，另有案桌、烛台、香炉等物。悬空高挂一盏琉璃灯。庵堂外古松翠柏，庵堂后山峦重迭。

(幕在合唱声中启。

(合唱)山连山，湾连湾，

红军三四年过兰山。

庵堂拂尘扫云烟，

木鱼声中奇事传。

(巧姑手拿拂尘从后堂出。

姑 (唱)夕阳西沉近黄昏，

小鸟归巢语纷纷。

师父下山化缘去，

留我独自守山门。

可怜我自幼丧双亲，

四处漂泊如浮萍。

多亏师父发善心，

收留抚养入空门。

静静庵堂木鱼声，

送走我廿个冬和春。

眼看那小鸟归巢全家乐，

不由我一颗春心冰水淋。

(白)天天守在这孤零零的庵堂里，真是比坐地牢还难受呀！这难道是我的命苦？命苦！……(蓦地，若有所思地从袋里取出一枚闪闪发亮的红五星指徽，顿时，双眼闪光，激动地)不！不！

时间 193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

地点 浙西山区某山村野外庵堂。

人物 巧姑——女尼，二十七岁。(简称姑)

魏明——男，红军战士，三十多岁。(简称明)

陈光才——男，伪保安团连长，四十岁。(简称才)

曾德标——男，伪保长，五十多岁。(简称标)

邵罗嗦——男，伪兵。(简称嗦)

(唱)今年早春过红军，
领头将军是方志敏。
北上抗日先遣队，
红旗飘飘号声震。
惩财主，斗恶霸，
有钱人魂散吓掉魂。
散财物，分粮米，
穷苦人翻身喜盈盈。
飞龙桥一仗打得好，
飞龙江成了敌人坟。
红军发动立农会，
宣传团结穷苦人。
平平湖水起波浪，
女红军几进庵堂门。

(白)那女红军可真好啊!

(接唱)又赠油盐又送米，
问饥问寒如亲人。
革命道理细细讲，
句句打动我的心。
女红军深情送红星，
阳光驱散我心头云。
命苦命好是空话，
三座大山罪孽深。

(传来清脆的枪声，巧姑紧张地。

(接唱)听枪声，心拎紧，
傍晚枪响为何因?
红军前月大队走，
豺狼随后跟进村。
他烧杀抢掠恶作尽，
我千层愁云又蒙心。
莫不是保安团又在害百姓，
得赶快紧紧关上庵堂门。

(巧姑正欲去关门，魏明带枪急急撞进门来。

姑 (一惊)啊! 红军!

明 啊! 庵堂?! 小师父!

(唱)红军大队上征程，
我留下养伤在贵村。
今日敌人追查紧，

(白)小师父啊!
庵堂里能不能藏藏身?

姑 (一怔)藏身?!

明 是啊! 小师父，后面追得紧，四处有敌兵，望小师父让我在庵堂里暂躲一躲，等到夜晚我马上离开庵堂。

姑 (沉思)这……

(旁唱)师父多年有堂训，
佛门清白不染尘。
女客尚且难留宿，
怎能藏这七尺男子带枪人?

(巧姑为难，魏明觉察。

明 小师父! 你有难处，不为我难，我走!
(魏明欲出门，人声起，巧姑叫住。

姑 慢，回来!

明 小师父! ……

姑 快! 跟我来!

(巧姑连忙关上庵堂门，两人在堂上急急踱步。

明 这，藏到哪里去呀?

姑 (蹙眉自语)是啊!

(念)小小庵堂，斗室方丈，
一自瞭然，何处留藏?

明 (念)堂前屋后，可有地方?

姑 (念)卧室厨房，一目清爽。

明 (念)地下屋顶，可否躲藏?

姑 (念)屋高地实，难进难上。

明 这……有了!(闪至佛位后)他们进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和他们拼了!

姑 不! 枪声一响，保安团蜂拥而上，你免不了牺牲，
庵堂也要遭殃啊!

明 这……我还是出去的好。

姑 你，你不能走!

明 小师父! 我宁可牺牲，也不能连累你和庵堂啊!

姑 (蹙眉沉思，急中生智)喂! 有了!(掀开佛位后门，
挽起佛帐，脱去佛衣)喂，快上来!

明 你这是做啥?

姑 搬掉佛像，好把身藏。

明 这，行吗?

姑 时间紧迫，菩萨木头身子，轻巧的，搬掉再讲。快!
(两人把佛身搬进幕内。

姑 (拿起佛衣)快! 快把它穿起来!

明 什么? 你叫我装成菩萨?

站 对啦!

明 不! 小师父!

(唱)从小生就耿直性,

学不会这装鬼又弄神。

我宁愿豁出性命拼一死,

决不能穿着绿图侥幸。

站 你呀!

(唱)有道是弯弓方能射直箭,

曲径才能登山顶。

红军革命为穷人,

活象这救苦救难观音。

明 (唱)这男不男来女不女,

古不古来今不今。

这真叫张飞硬桥绣花针,

魏明我扮不象这泥塑木雕人。

站 (唱)人声近, 情况紧,

快上佛座扮观音。

(白)快! 来不及啦! (急推魏明上佛座)

(接唱)时机未到莫乱动,

要学那木头风车活络心。

临危千万莫莽撞,

紧急关头要机灵。

明 啊呀我……

站 快坐下, 不要动。(仔细审视, 将一方佛巾遮住魏明脸部, 又将佛帐放下)

明 好! 我看得清外面, 小师父, 你可看得清我呀?

站 看不清。喂! 你要眼看四面, 耳听八方, 见机行事, 不可莽撞!

明 是, 遵命!

(巧姑边看四周边沉思, 蓦地, 到屋柱边解开琉璃吊灯绳索, 放下吊灯, 吹熄灯火, 复拉上; 走至案桌前, 坐下敲木鱼。

(陈光才、曾德标等上。

才 (唱)布下天罗和地网,

捉拿红军共产党,

闽东扑西已半天,

还是两手空荡荡。

(白)曾保长! 这红军伤员的影子也没有抓到一个, 你叫我们三天之内怎么交差?

站 连长, 他跑不了! 他跑不了啊!

才 噢, 这庙堂, 大白天关着门干什么? 笨罗! 敲开它!

嘛 是! (敲门)开门! 开门!

(巧姑停止敲木鱼, 出;

标 连长, 这是我家祖宗做功德建造起来的庙堂, 师父她们今天可能出去化缘了吧!

嘛 报告连长! 我用枪托敲了, 我用手敲了, 我用脚踢了, 还是没有人开门, 还是……

才 笨蛋! 少罗! 曾保长! 你家祖宗造的庙堂, 祖宗造的又怎么样? 你能保得住红军伤员不会躲在里面嘛?

标 这……

才 曾保长! 你熟门熟路, 那就请你给敲敲门吧!

(曾德标敲门。

标 巧姑! 巧姑!

姑 谁呀?

标 我! 保长。

才 哈! 声音怪腔的嘛。

姑 保长! 你们是来烧香拜佛的吧?

标 不! 我们是来……

才 我们是来和尚的, 大白天关着大门, 哈, 里面一定有和尚!

嘛 哈! 和尚! 和尚! 和尚! 和……

才 少罗! 少罗!

嘛 是! 连长!

标 唉! 巧姑! 你开开门吧!

姑 不能开啊!

(唱)师父临行细叮咛,

天色将黑关山门,

如今山野豺狼多,

(白)保长啊!

可听到, 豺狼狼吓煞人?!

才 啊! 倒骂起人来了。

标 (旁唱)巧姑一副好客貌,

饿鬼未见就嗷嗷叫。

有道是狡兔不吃窝边草,

决不可亵渎祖宗庙堂。

(白)连长! 天色将晚, 庙堂里两个出家人也是规规矩矩的, 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是到前面去看吧!

才 什么? 你能拿脑袋担保那个红军伤员不会跑进庙

堂去？

标 这……

才 邵罗嗦！拿火把来，把庙堂点着，烧它个娘的！

标 (惊急)不！不！不能烧！连长，我叫她开！我叫她开！(敲门)巧姑！开开门！再不开他们就要烧庙堂了，快开开吧！

(巧姑开门，陈光才举手欲打巧姑，但一看又住了手。

才 嗨！贾宝玉碰到了林黛玉，年轻漂亮的一个人，是该关门，关得好！关得好！

才 (呆看)嗨！关得好！关得好！关得好！……

才 呸！少罗嗦！哎，堂上昏昏暗暗的，到了这里，就象是喝醉了酒的神仙。有灯嘛？噢，这长明灯，为什么不点上？

姑 长明灯，长明灯，有灯缺油枉费心啊！

才 油？曾保长！这是你们地方上财主们立的庙堂，连这点油都……

标 不！不！有的，有的。

才 邵罗嗦！管它油多油少，拉下来点着！

才 是！连长！

(邵罗嗦解开放灯，点火。

标 哦？油还有不少呢，巧姑！

姑 师父讲过的，要节省着点呢！

才 噢！出家人嘛，俭朴为上，俭朴为上。

才 (呆看)对！俭朴为上，俭朴为上，俭朴……

才 少罗嗦！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到后堂去搜一搜！

才 是！连长！

(曾德标、邵罗嗦进后堂下。

(陈光才察看庙堂四周。

才 巧姑！这里只有一尊菩萨嘛？

姑 只有一尊。

才 有几个师姐师妹呀？

姑 只有师父和我两个。

才 一个菩萨就有两个人服侍，哈，怪舒服的。

姑 庙堂佛地，长官说话可要注意！

才 哦？！

(陈光才正眼望佛位时，邵罗嗦等出。

才 报告连长！床铺底用刺刀捅过了，柜子里用刺刀捅过了，柴堆里用刺刀捅过了，毛坑里……

才 少罗嗦！到底有没有红军？

才 报告连长！没有，没有！

才 笨蛋！曾保长，你们先到外面四周去搜一搜，我在这里歇一歇力。

标 连长！天都快黑了，还是一块走到前面去搜一搜吧！

才 什么？！老鼠倒管起猫来了，叫你去你就去嘛！

(曾德标无奈地和邵罗嗦出门下。

才 (疲乏地打呵欠)

(旁唱)追来搜去都碰壁，

腰酸背痛真吃力，

四处路口有岗哨，

我放宽心来歇一歇。(正欲坐下卸枪，蓦地又立起)

(接唱)后堂里间搜查过，

外堂还未细寻觅。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要严防红军就在身边立。(握枪紧张地望四周)

姑 长官！天色不早了，要抓红军得赶快去抓呀！再迟的话，红军趁着天黑就要跑掉啦！

才 跑不了，你放心，红军他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

(边说边察看，走近佛位)巧姑！我问你：

(唱)大白天，放帐门，

里面睡的是啥人？

姑 呸！

(唱)不是帐门是佛门，

观音娘娘驾彩云。

才 (唱)朵朵彩云托美人，

让我看看观世音。

姑 呸！(拦住)

(唱)口出狂言如兽禽，

触犯神灵罪不轻！

才 (恼火)什么神灵不神灵，老子一定要看个明白！

(踏上佛台，欲掀佛帐)

姑 (急拉住陈光才)长官——！

(静场。

才 嘿？

姑 你家里，可有太太？

才 (神魂颠倒，下佛台)啊？有……噢，没有！没有！

姑 一个也没有？

才 一个都没有，她们都死光啦！

姑 有几位公子，几位千金呀？

才 (垂涎欲滴) 两个，两个……，一公一母……

姑 那你要看观音娘娘，就得遵守规矩啊！

才 噢？什么规矩？什么规矩？！

姑 你得做到“三心”！

才 哦？！哪三心？

姑 (唱)第一要做到有恒心，

十步外对佛跪泥尘。

眼看鼻，鼻对心，

要跪到佛香去一寸。

才 (抚双膝)哦？！那第二心呢？

姑 (唱)第二要做到有决心，

十步外对佛跪泥尘。

前额着地三磕头，

三次磕头要有音。

才 啊！乖乖！(摸前额)那还有第三心呢？

姑 (唱)第三要做到有真心，

十步外对佛跪泥尘。

抬头参拜观世音，

不得有任何歹测心。

才 要是做不到呢？

姑 (唱)要是做不到这三心，

菩萨就要显神灵，

重者雷打闪电劈，

轻者断子又绝孙！

才 啊！乖乖！真厉害。(摸摸腰上驳壳枪)巧姑，试试看，试试看！

(陈光才跪地，巧姑点佛香，曾德标出。

标 (唱)晦气晦气真晦气，

癫头碰到剃刀剃，

红军影子未见着，

打狗却引狼入室。

陈光才存心戏巧姑，

亵渎祖庙心气急。

(白)要是他真动手呀，

(拍枪)吓他一吓报上级。

(曾德标搬来一块石头，站石上往窗内望。

(旁白)嗨！巧姑搞的啥名堂呀？

(曾德标继续向窗内观望。

姑 (旁唱)狗连长，心猿意马泥地跪，

贼保长，鬼影绰绰窗外窥。

要想那，红军亲人脱险境，

得赶快，引狼入室贼窝归。

才 (不耐烦地)巧姑！一寸佛香烧掉了吧？

姑 (看佛香)哪有这么快，还没有呢！

才 (霍地立起)他妈的！这活罪儿我受不了！

(陈光才一步踏上佛座。

才 观音娘娘，我香也烧了，头也磕了，再不让我看看，

他妈的我可要发火了！

(陈光才撩起佛帐，静场。

(陈光才欲动手去摸佛像。巧姑手足无措，忽急中生智地将手中木鱼槌向窗外曾德标影子掷去。

姑 (大喊)啊！窗外有人！快抓呀！

(陈光才惊呆，曾德标在窗外被丢出的木鱼槌和巧姑的叫声所惊，不小心，脚下石块一滑，又发出响声。

才 啊！红军！

(巧姑急追出，陈光才也紧张地提枪跑出，曾德标转身急跑下。

姑 快追！

才 哪边？

姑 这边！

(陈光才追下，巧姑急回转庵堂关门。

姑 (唱)豺狼暂且引出室，

权宜之计解危急，

快和“观音”共商量，

随机应变斗顽敌。

(魏明掀开佛帐，跳下佛位，巧姑忙上前阻住。

明 小师父！这些家伙都走了吧？我这个观音菩萨可以不当了啊！

姑 不！

(唱)蒲扇赶走绿头蝇，

还会飞来毒花蚊。

绿头蝇，噪音嗡嗡叮糖盆，

得赶快，金蝉脱壳换换身。

明 小师父啊！你真是：

(唱)刚度严冬又思春，

巧姑巧计巧匠心。

(魏明复上佛位，巧姑与他手势耳语，巧设计谋。

(邵罗嗦上。
连长带兵追红军，叫我回转看庵门，红军尼姑都想抓，吓！当官的享福，苦煞了我这个勤务兵。嗨！庙门关着，让我到窗门底去看看小尼子。
(邵罗嗦踏上石块向窗内望，见室内伏大惊。
啊！不得了哉！菩萨会动会讲话咯，对！赶快报告连长去！
(邵罗嗦急下。巧姑放下佛帐下佛位，进内。
(陈光才上。
才 (旁白)他娘的！我讲是个啥红军，原来是曾保长这老家伙怕我和小尼子配鸳鸯，贼秃吃和尚的醋。吓！老子就是要你家千金小姐也得给我送来，不要讲巧姑是你地方庵堂里的一个小尼子。
(唱)半日里，搜查红军无成绩，
倒叫人，直直肚肠变弯曲。
哨兵们，都说不见红军影，
这红军，难道会飞有双翅？
小庵堂，里里外外全搜过，
唯漏掉，观音娘娘小卧室。
小尼姑，千规百律不让看，
莫不是，红军安稳里面憩？
(邵罗嗦和曾德标上。
报告连长！有情况！有情况！有……
才 少罗嗦！什么情况？快说！
报告连长！我看到小尼姑和观音菩萨谈话，谈话……
才 哦？！(惊喜)邵罗嗦！你听他们谈些什么？
报告连长！离得远，叮叮咚咚的，听不清爽。
才 嗨！我真是个活神仙，一猜就猜着。邵罗嗦！
有！
才 快进去抓来！红军就在观音娘娘床上！
才 (害怕地)我？！……
才 怕什么？上级有令，抓到活红军大洋一百，现在你机会到了！
是！(敲庵堂门)开门！开门！
才 娘的！怪不得小尼子这半门关得个快，原来这里面有名堂！
(巧姑出，开门。
姑 长官！红军抓到啦？
才 (凶狠地)闪开！

标 (发怒地)哼！你不想活了！
才 邵罗嗦！快上！
是！
(三人如临大敌，紧张地举枪躬身逼近佛位，邵罗嗦胆怯地走在前面。
姑 (叫)动刀动枪的，你们想干什么？(欲上前拦，被陈光才凶狠地推开。邵罗嗦几次来回，终于冲上前去，一刺刀刺进了佛帐)
(巧姑惊叫。
姑 你们这些恶煞！菩萨要显灵的！
才 嗨！硬梆梆的。(挑开佛帐看)噢，真的观音菩萨！(呆住)
才 邵罗嗦！怎么样？
(邵罗嗦大胆地回转。
报告连长！脸是白白的，嘴是红红的，眉毛是弯弯的，眼睛是……
才 少罗嗦！快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真的！一个漂漂亮亮的观音娘娘，她身上的肉可硬呢，刺刀都戳不进去。
才 哦？！(近佛位察看)噢，真的？！
姑 (生气地叫)你们太不象话了，对菩萨动刀动枪的！
标 (亦生气地)连长！这……
才 邵罗嗦！
有！
才 你虚报军情，该当何罪？
真的！我看到菩萨会动会讲话的，真的！真的！……
姑 吓！刚才小尼是在对佛念经，你触犯观音菩萨，贼头贼脑的还想戏弄小尼，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生气地)
才 (痴呆地)真的！真的！真……
才 (上前给邵罗嗦两记耳光)真的！胆子真大！你两只牛眼睛只会盯女人，娘的！(对巧姑)巧姑！你宰相肚里好撑船，别生气，啊。
(唱)佛位上坐的是真观音，
我心头石头落泥尘，
庵堂安全无红军，
(白)哈哈，
我这张生要会崔鸳鸯。
(叫)邵罗嗦！
有！